



罗中立：讴歌泥土上的英雄

本报记者 叶志明

38 年前，一幅油画作品惊动全球。金秋晒场背景下，一张端着喝水老农饱经沧桑的脸，让全世界认识了中国人的“父亲”。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艺术的文化符号。

罗中立是执著的。他一生只画一个主题。他专注于我们这个农业大国人数最庞大的一个群体——农民。他热爱故乡，心系农桑，讴歌“泥土上的英雄”，被誉为“中国的米勒”。他用

饱含乡土情怀的画笔，为共和国 70 年风雨兼程、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，画上了独具个人思想的色彩。

山城春早。记者专程来到四川美术学院位于重庆沙坪坝区的虎溪校区。这里被誉为是他继《父亲》之后的又一重要作品，2013 年荣膺首届国际可持续发展公共艺术奖。穿过艺术气息浓郁的石拱校门，梯田上池塘边渐次绽放的

梅花、樱花、玉兰花、油菜花等扑面而来。走进这春意盎然的田园，我们仿佛也走进了艺术大师瑰丽多彩的精神世界。

罗中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儒雅，寻常的举手投足中无不透露出艺术大家别样的神采。他重庆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并不紧不慢，思路连贯，一如他创作中缜密的思考。这位《父亲》创作者的讲述，正是从他父亲的故事开始的。



◀罗中立担任四川美院院长期间，无论多忙多累，仍坚持走进画室。



◀罗中立创作的《父亲》影响甚大，被誉为一代人的“父亲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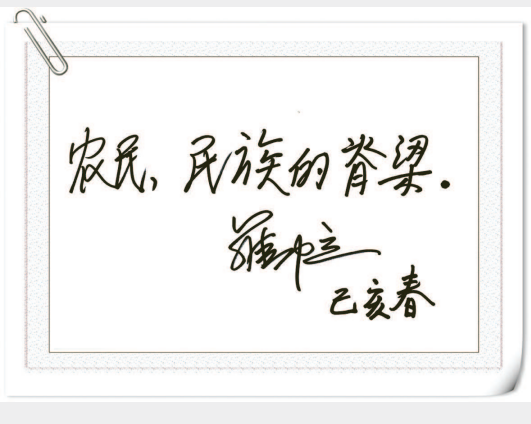


◀罗中立（右一）回到大巴山，和《父亲》原型邓开选的家人合影。



【人物档案】

罗中立，1947 年 7 月出生于重庆。1977 至 1982 年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，毕业后留校担任油画系教师。1984 至 1986 年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院任访问学者，回国后在四川美院历任油画系副教授、教授。1981 年，油画《父亲》获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；1982 年，“故乡组画”参加全国艺术院校创作会；1986 年，5 件作品入选首届“中国当代油画展”。1998 至 2015 年任四川美院院长。2009 年 11 月起，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。2015 年 2 月起，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。现任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，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重庆市文联主席、重庆美术家协会主席、重庆美术馆馆长。



▲罗中立接受本报记者专访。叶志明摄

▲罗中立寄语：“农民，民族的脊梁。”（除署名外，均四川美术学院供图）

故乡的滋养，受益终身



“少年时，我立志成为一名画家，父亲对我的影响特别大。”他说道。

他父亲高寿，罗家四兄弟去年为老父亲庆贺百岁生日。老爷子身子骨很硬朗，今年正是 100 周岁。隐退下来的“罗二哥”常常陪伴老父，听父亲叙述那些久远但记忆愈加清晰的过往。

罗家祖居重庆市郊的璧山。100 年前的中国社会动荡，川渝一带频频闹匪。罗中立的爷爷是一位开明乡绅，从医，办私塾，有自己的药房。不料祸从天降，一次土匪上门，将药房及家产抢劫一空，付之一炬。家道衰落，从此一蹶不振。生活没有着落的父亲 12 岁那年辍学，进城当学徒。学的是机械。从只有一台车床的小作坊，到生产军械的大厂子，再到机场地勤维修，抗战后转入当地的西南医院，解放初期又技术归队转业至重庆纺织厂，能写会画的父亲经常参加工会的宣传工作。罗中立记得，小时候路过西南医院大门，有人对他正说，医院的牌子是他父亲书写的。父亲结交了不少有这方面才能的朋友，其中有小小学时一位姓董的美术老师。“我也因此得到一些关照，出去看展览，参加训练班。父亲有一位四川美院毕业的同事，经常问他借一些川美读书时的作业作品，这是我最早接触的院校正规训练的作品。这样的氛围，让我顺理成章产生了对绘画艺术的喜爱和向往。”

少年时代的记忆中，对农村的印象、对乡土的情感也是深刻的。罗中立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沙坪坝，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农区。每逢寒暑假，父亲总是要他们几个回老家璧山，在亲戚家住些日子，然后背一些木炭回家。一路步行，清早出门，天黑抵达。往返沿途，要走过像野马关这样一些很古老的驿道驿站，乡野的景趣，农人的耕作，为他今后的绘画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艺术灵感。“父亲的影响，故乡的滋养，让我受益终身。”

在初中就读的歌乐山中学，罗中立遇到了毕业于西南大学美术系的菊明孝老师，他早期美术生涯的又一位启蒙恩师，罗中立整天跟着菊老师，听老师讲自己的绘画经历，讲一些国内外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和趣闻轶事。在菊老师的鼓励指导下，罗中立初二时参加了香港国际儿童绘画展，他的作品《雨后春耕》入选，还获得了人生第一笔奖金。1963 年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入川美附中。

走进大巴山，结下情缘



附中的学习，如饥似渴，农桑、田野、乡村每每成为罗中立早期画作的景致。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，引得他走进了大巴山深处，从此结下一

生的情缘。

附中二年级时，他们远赴 200 公里以外的四川达县驷马公社，那里有一面“学大寨”的红旗。那天晚上，30 多位城里来的学生娃来到双层生产队小学操场上，被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围着，村长喊着学生的名字，喊到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。罗中立被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领进他家的土屋。罗中立觉得那天夜里，村里的蛙鸣特别响，山里的星星特别亮。罗中立与邓大爷一家人处得非常好。老人家后来就是《父亲》油画的创作原型。

附中这次的远行，还只是与大巴山缘分的开始。附中毕业后，正赶上那个特殊的年代，罗中立毅然选择了大巴山，来到达县地区的钢铁厂。那个时候的罗中立很是单纯的，他觉得当一名钢铁工人很是荣耀。

在大山深处，罗中立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，他的艺术天赋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展露。他一边干着钢铁工人的本职，一边参加厂里各种宣传活动，出黑板报、刷标语、画人物像。他创作的黑板报、墙报常常占据县城主街“头版”的位置。业余时间，他出版了《四十二根导火绳》《四条红领巾》等多部连环画作品，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业余画家。大巴山整整十年，那里有他的青春，最美好的年华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。在那里，他也有迷茫，有困难，更有期待。

光阴的脚步走进了 1977 年。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大门被重新打开，四川美院要在达县招生的消息传遍了这里的大街小巷。罗中立并没有马上去报名。直到报名截止的那天下午，他的女友陈柳锦打来电话说，罗二哥，你还是要去报考的。

这个电话，重新点燃了他深埋于心底的理想之火。当天，罗中立走了 10 多公里山路，赶到县城的时候，招生组已经“收摊”，好在有一个认识他的教师说，他以前是附中的学生，成绩很好的。招生组才让他在报名册的最后，写上了大名。

“现在想起来，挺悬。当时招生组的人说你明年来报吧。我说，明年我就超龄了。”回忆当时情景，罗中立颇为感慨。他说，最后一刻决定报考，一来是为了给未来的岳父母有一个交代。岳父母都是教师，岳母是达县当地一所重点高中校长。二来是为了证明自己。他在大山深处，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早已渗透到骨子里，流淌在血液里。

如愿考入四川美院油画系，罗中立成为班上最年长的学生之一。回到阔别已久的校园，蹉跎了十年的光阴，青春不再，梦想依旧。在充满春天气息的校园里，罗中立享受着学习的快乐，创作的自由，他花了很多时间“不务正业”地继续画连环画，《水浒传》《曹操的故事》等陆续出版，让班上的同学羡慕不已。一直到 1980 年初，全国青年美展征稿通知的消息，让他对未来的艺术之路有了认真的思考。为此，他再次走进了大巴山。

讴歌伟大农民此生不渝



为全国青年美展创作一幅怎样主题的作品呢？罗中立想到了农民。

年少时在沙坪坝、在璧山留给他乡土的记忆，同大巴山山民质朴的形象联通了起来，他内心深处的涌泉迸发而出：中国的农民，是我们这个国家人数最为庞大的群体。这些伟大的劳动者是国家的基石、民族的脊梁。这个题材，值得用一生来创作。

他背上画架，走进大巴山采风写生。最初的写生画稿，有几位驷马公社的社员形象。邓开选无意中出现在画面中，他头上扎着毛巾，手持长长的竹烟杆。

那年除夕前夜回家，在住家附近的公厕旁，那幕司空见惯的守粪农民的场景，击中了罗中立内心艺术灵感的那根弦。那个年代，各生产队都会派人入驻城里公厕。他们在公厕旁搭一个小窝，有时还会为此发生争抢、打架。罗中立还想到了在歌乐山读书时，在古道三百梯上常常遇到挑粪上山的农民。这些连接白公馆、渣滓洞的山路上，总是弥漫着粪土的气息。有一次，在快到山顶的地方，一位农民不慎将粪桶打翻，粪土洒了一地，路人纷纷掩鼻绕道而行，而农民却用手捧着，一点一点收集起被打翻的粪土。“我们除夕团圆的时候，他们却背井离乡蹲在阴

冷潮湿的窝棚里。我们吃的粮食，不正是农民用他们视若珍宝的粪土种出来的吗？我们国家千千万万的人，不正是这些泥土上的英雄养活的吗？！”罗中立说。

各种“守粪的农民”的手稿画出来以后，罗中立觉得画面太过于文学化，自己很激动，但是别人不一定明白，也不会激动。于是，他的构思从“守粪的农民”转向“粒粒皆辛苦”，画出了收获的农民，在地上、石缝捡到稻粒的农民，转而又画出了生产队长、复员军人等一个个人物形象，总觉得这些都过于场景化。渐渐地，他的构思从情节场景转向突出人物的形象。他在画稿中尝试画上一个一个框，将人物的头像愈发地放大、突出，进而完全放弃了场景。

“从情节性的场景到人物形象，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；从人物到形象，则是从头像到正面的肖像，又是一次重大突破；从一般尺寸的肖像，到大尺寸的肖像，那是一次冲破思想牢笼的巨大突破。”每一次灵感的升华，都让罗中立激动不已，彻夜不眠。他说，那个年代，人们习惯于将大肖像与领袖人物联系起来，而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普通农民的形象，用超大的画幅尺度、塑造伟人的方式呈现出来，那就是要像颂扬英雄一样讴歌普通劳动者。

普通的农民走进了历史画卷的中央。天地之大，黎元为先。一切以人民为中心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。这也是今天看来，《父亲》这幅作品传递的时代意义。

回归山野思考重画“父亲”



在虎溪校区的东侧，一座贴满老旧瓷砖很有艺术感的建筑依坡而建。这就是重庆市专项建造的“罗中立美术馆”。

美术馆的墙面，是用废弃的老旧瓷砖拼接起来的一个又一个图画与故事。罗中立带着多位教师和学生，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，一张一张地设计画稿，由教师、学生配合工程队一起完成施工。

虎溪校区占地 1000 亩，2004 年开始建设，有评论认为这是超越《父亲》的一个重要作品。罗中立说，超越与不超越好不好说，但确实是自己殚精竭虑的用心之作。与有的新校区将原有土地夷平、推倒重来不同，川美虎溪校区采用“十面埋伏”的办法，建设用地需要多少用多少，尽可能地保留山水原貌，有山依山、有水留水。原先的梯田种上了油菜花，绿油油的田野层层叠叠地开满了黄花。沿坡而建的廊道旁有不少木亭、扬谷风车等农具，一道水渠也成为景观区域的自然分割。有几处原住民的农舍原貌保留。农民成为学校的员工，有的正在水塘里劳作，有的挑着挑担走过石

桥，消失在坡的另一头。学生三五成群在坡旁沟边架起画架写生，将自己也融入了风景之中。

十年磨一剑，罗中立为新校区画出了一张又一张手稿。他说，虎溪校区的理念与“父亲”所追求的人文精神是一脉相通的，那就是关注人与自然，关注艺术和美，崇尚绿色生态理念，处理好新校舍与原有农耕传统风貌的关系。这种价值取向，表达了我们的文化态度，体现了我们对大学精神和大学责任的理

解。

回归山野林下的他，如若没有外出或接待访客，总会来到他在美术馆的工作室里，早九点到晚七点半，中间回家吃午饭休息，一天的工作状态七八个小时，雷打不动。每天不拿起画笔，总觉得周身不舒服。他每天最好的运动，就是站着画画。站在画布前，那是一种美好的享受。

那天，记者走进了罗中立美术馆的工作室，穿上工作服的他正在端详着一组作品。背景音乐播放着小提琴家亨利克·谢林的《快板》，让工作室显得格外宁静。墙壁的两侧，各排放一组两米见方的画作。他说，他当下的工作，一是为美术馆常设展准备展品。常设展将展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、著名艺术史家巫鸿的作品，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展。二是整理自己的《重读美术史》系列。这是他继《父亲》和《故乡组画》之后的重要画作。

《重读美术史》系列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他赴欧留学归国时的命题，但是一直到本世纪初，他思考良久后才开始动笔。他指了指墙上的一幅作品说，这幅重读的是鲁本斯的《掠夺琉西波斯的女儿们》，原作现藏于德国慕尼黑老舍画廊。他选取了美术史上那些经典作品，如库贝尔的《双人像》、雷诺阿的《浴女》、塞尚的《玩牌的人》等，嫁接到大巴山的场景里重新解构，以东方气质和当代视觉的审美范式，塑造出具有个人鲜明风格的原创性艺术语言，在与世界经典作品对话中展示鲜明的文化身份。

整理出来的一组作品，也将在下半年展出。这是他未来一段时间内，不断延续、最为重要的艺术命题。对于自己过往的作品，他也有重读、重画的计划。他说，重画《父亲》也在他的思考之中。

以《父亲》油画为原型，一尊高 6 米的雕塑已创作完成，目前正在组装阶段。未来，它将成为罗中立美术馆的镇馆之宝。

记者手记

天气正好，下地干活

“天气正好，下地干活！”这重庆当地的俚语，是罗中立对年轻学子殷切的勉励，也是他自己多年来艺术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。

川美虎溪校区保留了农耕传统的风貌。他希望学生们在的大好春光里多下地干活，到田边地头创作写生。川美有传统的采莲藕、挖红薯大赛，参赛的学生纷纷走进农田、跳进池塘，用最朴素的方式向劳动者致敬。沾满一身的泥土，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创作灵感。

下地干活，深入生活、勤奋创作。脚下接地气，胸中有底气。身上沾满泥土，心中充满感情。从少时的璧山、歌乐山，到走进大巴山，罗中立从泥土中收获了滋养一生的艺术情感。他画农民，不仅仅是单纯的作画，而是他对这片土地，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充满着

深深的爱。心中有大爱，笔端才能有大作

品。

如今，他每年都要去大巴山，在大山里住一段日子，会一会老友新朋，沾一沾那里的泥土，闻一闻泥土的芳香。他还带着教师和帮助学生多次重返邓开选老人的双层村，帮助那里的村民一起打造“父亲故里”，为当地的乡村振兴计划出谋划策。

天气正好，不负韶华。功成身退的他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。他曾经给自己取名：罗厚。听起来与川渝方言“落后”同音。他说，他是笨鸟。笨鸟先飞，厚积薄发。他放不下手中的笔，他无时无刻不沉浸在對艺术的思考和笔头的演练之中，即便在外出办事和旅途中，也会在随手可及的纸张上留下画稿。创作是他的生活方式，已然成为他生命存在和人生价值的重要内涵。

